

周克希 译文集

Arsène Lupin gentleman cambrioleur

侠盗亚森·罗平

Recueil de traductions par Zhou Kexi



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周克希 译文集

Arsène Lupin gentleman cambrioleur

侠盗亚森·罗平

Maurice Leblanc

[法] 勒布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侠盗亚森·罗平 / (法) 勒布朗 (Leblanc) 著 ; 周克希译. --  
上海 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6  
(周克希译文集)  
ISBN 978-7-5617-8752-6

I. ①侠… II. ①勒… ②周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24075号

周克希译文集

侠盗亚森·罗平

著者 (法) 莫里斯·勒布朗

译者 周克希

策划编辑 王焰 黄曙辉

项目编辑 庞坚

审读编辑 陈锦文

装帧设计 朱赢椿 霍雨佳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
网址 [www.ecnu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ecnupress.com.cn)

电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
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店 <http://ecnup.taobao.com/>

印刷者 青岛海蓝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32开

印张 5.5

字数 125千字

版次 2011年11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11月第1版

印数 5000

书号 ISBN 978-7-5617-8752-6/I·782

定价 20.00元

出版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*Arsène Lupin*  
*gentleman cambrioleur*

目录

亚森·罗平被捕记 .....1

亚森·罗平在狱中 .....15

亚森·罗平越狱记 .....37

红心七 .....59

安贝尔夫人的保险箱 .....91

福洛克·歇尔摩斯来迟了 .....101

红丝巾 .....123

黑珍珠 .....137

王后项链 .....149

附录：

人民文学版序（陈子善） .....167

*Arsène Lupin*  
*gentleman cambrioleur* **01**

亚森·罗平被捕记



我们乘坐的普罗旺斯号远洋客轮，驶离法国海岸，航行在浩瀚的大西洋上。

旅途的第二天下午，雷雨交加，空中却传来了一份加急电报的电波。电报的内容如下：

亚森·罗平搭乘你船头等舱，发须金黄色，右手前臂有伤痕，无旅伴，化名 R……

就在这一刹那，昏暗的天空炸响一声闷雷，无线电波中断了。后面那部分电文我们没能收到。亚森·罗平用的假名，我们只知道这个开头的字母。可是，也不晓得消息是怎么传开去的，当天全船的乘客就都知道大名鼎鼎的亚森·罗平和我们在一起了。

亚森·罗平和我们在一起！近几个月来，哪家报纸没报道过这位从不失手的侠盗的消息！这位谜一般的人物，我们最棒的侦探加尼马尔先生一再扬言要跟他决一死战，可每次还不是都让他略施小计就把老加尼马尔给甩了！亚森·罗平，他的易容术可真称得上出神入化：汽车司机，男高音歌手，赛马场职员，富家子弟，毛头小伙子，年迈的老人，马赛来的旅行推销商，俄国医生，西班牙斗牛士……他扮什么像什么！

船上的乘客不由得都有些想入非非了：亚森·罗平就在这艘横渡大西洋的客轮上转悠，就在大家整天见面的这个头等舱里走来走去，可能就在这个餐厅、这间吸烟室里！他说不定就是这位先生……或许是那位……要不就是邻桌的这位……再不然就是同舱的那位……

“还得这样折腾整整五天呢！”有一天，奈丽·安德道恩小姐这么嚷道，“真叫人受不了！我盼着有人快点把他抓住。”接着她又把脸转过来对着我：“德·昂德雷契先生，您跟船长交情挺不错，可曾听到点什么风声吗？”

我真巴不得听到点什么风声，好讨好一下奈丽小姐！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，无论在哪儿，只要她一出现，马上就会把所有的目光都吸引过去。她的美貌和她的财富全都让人头晕目眩。她从小跟着母亲在巴黎长大，这回是去芝加哥跟亿万富翁的父亲相聚。她的一位女友杰伦德夫人一路陪伴她。

上船伊始，我就加入了向她调情的队伍。可是过了没多久，她的魅力就把我给迷住了，当她那双大大的黑眼睛朝我望来的时候，我只觉怦然心动。而她对我也颇有好感，我说的那些风趣的话常会引得她笑出声来，我说的那些花边新闻，她也总是听得津津有味。

也许只有一个情敌使我感到有些不安，那是个长得挺俊的小伙子，举止文雅而持重，跟我的外向的巴黎人脾气相比，她似乎更倾心于他那种沉默寡言的性格。

奈丽小姐向我发问的当儿，刚好我们这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士们都围坐在她身边。昨夜的暴风雨过后，天空一碧如洗，甲板上空气分外清新。

“我没有什么确切的新闻，小姐，”我回答她说，“可是我们难道就不能自己来进行侦查，跟亚森·罗平的那位对头加尼马尔先生比比高低吗？”

“喔！您想得太美了吧？”

“何以见得？难道这事真有那么复杂？”

“非常复杂。”

“这是因为您忘了我们手上有几条侦破线索的缘故。”

“什么线索？”

“第一，罗平现在叫 R 某某先生。”

“这一条挺玄乎。”

“第二，他是独自一人出门旅行。”

“光凭这点管什么用！”



“第三，他的头发和胡须是金黄色的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我们只要拿一张旅客名单来，逐个逐个地排除疑点就行了。”

我的衣袋里就揣着这样一张名单。我掏出它来，很快地看了一遍。

“这上面有十三个名字的开头字母是我们感兴趣的。”

“就只有十三个？”

“头等舱里就这些。在这十三位 R 某某先生中间，有九位是和夫人、孩子或仆人一块儿上船的，这一点很容易核实。剩下的还有四位：德·拉维尔当侯爵……”

“大使馆的秘书，”奈丽小姐打断我的话说，“我认识他。”

“罗森少校……”

“他是我叔叔。”有人说。

“里沃尔塔先生……”

“到。”我们中间的一人大声应道，这是个长着一圈又浓又黑的大胡子的意大利人。

奈丽小姐不由得笑了起来。“这位先生可算不上是金发金须哟。”

“那么，”我接着往下说，“我们不得不下结论说，案犯就是名单上排在最后的那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洛泽纳先生。有谁认识洛泽纳先生吗？”

没有人应声。但奈丽小姐转过身去对我的那位情敌说：“哎，洛泽纳先生，您干吗不回答呢？”

所有的目光都向这位洛泽纳先生射去。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。

“我干吗不回答？”他说，“因为我早就知道我的名字、我的头发颜色都会给我带来麻烦，况且我又是一个人出门来旅行的。我看，你们是会把我抓起来的啰。”

不用说，他这是在开玩笑，可是他脸上的表情，他的整个神态，

都使人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奈丽小姐笑吟吟地说：“可您并没受伤呀？”

“没错，”他说，“就是没受伤。”

说着，他有些神经质地捋起一只衣袖，露出一条胳膊。我猛然间闪过一个念头，抬头向奈丽小姐望去，正好跟她的目光对了个正着：他让我们看的是左臂。可就在我想要把这茬儿说穿的当口，却另外出了一件事。杰伦德夫人气急败坏地朝我们跑来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喘，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来：“我的首饰……珠宝……全给偷走了……”

不，并没全给偷走，实地勘察证实了这一点。说起来也真怪：那人是挑着偷的！挑走的那些金刚钻、宝石坠子、项链、手镯，都是最精巧、最值钱，而又最不占地方的珍品！

为了偷走这些东西，那人必须在大白天里趁杰伦德夫人在甲板上喝茶的工夫，穿过人来人往的过道，弄开船舱的房门，找到藏在纸帽盒里的丝绒袋，打开以后挑选一番！那人能是谁呢？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：亚森·罗平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洛泽纳身边的两个座位都空着没人去坐。晚饭以后，船长派人把他叫了去。对他先传讯，后拘留，这是意料中的事，大家都感到松了一口气。当天晚上，甲板上又举行舞会。奈丽小姐的美貌和风度完全把我征服了。在皎洁的月光下，我向她吐露了心中的情愫。

第二天大家却不胜惊讶地听说，洛泽纳先生并没有被拘留，原因是证据不足。据说他是波尔多的一个大批发商的儿子，随身携带的证件都是无懈可击的。此外，他的另一条胳膊上也没有伤痕。

“证件！”洛泽纳的情敌们嚷道，“证件管什么用！对亚森·罗平来说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！伤痕嘛……他也有办法去掉的。”

到了吃午饭的时候，只见洛泽纳腆着脸朝我们这帮子人走来，奈

丽小姐和杰伦德夫人见他过来，马上立起身来躲了开去。事情明摆着，她们这是让他给吓的。

一小时后，有张纸条在全船的船员和乘客中间逐个传阅，那上面写着：路易·洛泽纳先生悬赏一万法郎寻找亚森·罗平的下落。他还对船长声称：“要是没人肯来帮我跟这个强盗对着干，我就自己来跟他算这笔账。”洛泽纳跟亚森·罗平对着干，或者干脆照许多人的说法，亚森·罗平跟自己对着干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！

就这样过去了两天。我们看见洛泽纳到处转悠，到处打听，到处搜寻。半夜里还有人见他神出鬼没的不知在干什么。船长也下令把整条轮船上上下下搜了个遍。所有船舱也无一例外进行了搜查，采取这个措施时有个很妙的说法：赃物完全有可能藏在船上的任何地方，惟独不会藏在案犯的船舱里。

“这么个找法，早晚总该能找出点东西来吧，您说是吗？”奈丽小姐问我。“就算他是个巫师，也总不能把那些珠宝变没了呀。”

“怎么不能呢，”我回答说，“除非把每个人的帽兜，衣服夹里，浑身上下、里里外外全给搜个遍。”

说着，我让她瞧我手里的那架9×12的柯达相机，上船以来我一直在摆弄它，摆着各种姿势拍了好些照片。

“这么大的一个玩意儿，您说还放不下杰伦德夫人的那些珠宝？他只要装着在照相，就可以骗过旁人的眼睛了。”

“可我听人说过，凡是做贼的总会留下些蛛丝马迹。”

“有一个人不会：亚森·罗平。”

“为什么不会？”

“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光考虑到怎么去偷，而且考虑到怎么才能不致失手。”

“起先您可并没把他说得这么神哟。”

“现在他让咱们看到颜色了。”

“那么依您看……”

“依我看，我们是在浪费时间。”

果然，搜查一无所得，或者说只有这么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结果：船长的手表给偷掉了。

船长恼羞成怒，对洛泽纳监视得更严。可是第二天，那只手表又奇迹般地在大副抽屉里的衬衫活硬领中间出现了。

这一切都干得非常漂亮，完全体现了亚森·罗平洒脱幽默的风格。这位亚森·罗平固然是个妙手空空的角色，却又确实是位有雅兴、讲情趣的人物。就他从事的行当而言，他无疑是位大艺术家。我瞧着神情阴郁的洛泽纳，心里不由得对他生出几分敬意来。

然而旅途结束的前一天晚上，出了一件让人想不到的事。值班二副听见甲板上的角落里有人呻吟，他走过去一看，只见有个男子躺在地上，一块厚实的灰色方巾蒙住了他的头，一条细绳缚住他双手的腕部。

二副给他松开绳子，扶他起来。

此人竟然是洛泽纳。

原来洛泽纳在甲板上四处察看时遭人暗算，身边带着的钱袋也让人给抢了。他的上衣胸前别着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

亚森·罗平笑纳洛泽纳先生一万法郎。

那只钱袋还在洛泽纳身上，里面还留下一万法郎。

这么看来洛泽纳并不是亚森·罗平。洛泽纳就是洛泽纳，波尔多一个批发商的儿子！不过这次意外事件又一次证实了亚森·罗平的确在我们中间。

想到这一点，真使人不寒而栗。旅客们不敢单独一人留在船舱里，也不敢到平时不大有人去的地方转悠。出于谨慎，大家三三两两地结

伴待在一起，只跟自己最信得过的几位朋友来往。

后来再收到的电报没有任何新的内容，至少船长没有向我们宣布过任何新消息，这种讳莫如深的做法不由得使人始终悬着一颗心。

航程的最后一天因此显得格外漫长。大家都惴惴不安地仿佛在等待着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。但我得承认，这种气氛在我却别有一番滋味，因为正是这种时刻促成了奈丽小姐对我信赖有加。受了这些事情的惊吓，她很自然地要到我身边来寻求保护，而这种保护人的角色正是我求之不得的。我在心底里暗暗感激亚森·罗平。

航程行将结束之际，我俩就这么肩并肩地俯身支在舷墙上，眺望着眼前的美国海岸线。

船上已经停止了搜查。大家都在期待着。上至宽敞舒适的头等舱，下至挤满移民的统舱，人人都在期待着迷底最后揭晓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来到。究竟谁是亚森·罗平？这位大名鼎鼎的亚森·罗平究竟是用什么化名，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我们中间的？

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了。即使我活到一百岁，我也永远忘不了这前前后后的每一个细节。

“您的脸色怎么这么白，奈丽小姐？”我对奈丽说，此刻她正倚靠在我的胳膊上，显得非常娇弱的样子。

“您呢？”她回答我说，“哎！您简直变了样啦！”

“您想嘛，这时刻是多么让人兴奋哪，何况我又有幸在您身边……”

但她没在听我说话，兀自神情激动地喘着气。船上的舷梯已经放了下去。但还没等旅客下船走上舷梯，只见岸边的一群人围了上来，他们中间有海关关员，还有身穿制服的警员。

奈丽小姐喃喃地说：“戒备这么森严，亚森·罗平敢情还能逃得出去？”

“可他恐怕是不肯束手就擒的吧，与其这么忍辱含垢，他也许宁愿跳到大西洋里去呢。”

“请别开玩笑，”她略带愠色地说。

蓦然间，我周身打了个激灵；望着她探询的目光，我对她说：“您看见站在舷梯那头的小老头了吗……”

“就是穿橄榄绿长外衣、手里拿把伞的那个？”

“他就是加尼马尔。”

“加尼马尔？”

“对，就是那个有名的侦探，他发过誓要亲手抓住亚森·罗平。哎！我明白大洋这边为什么没有一点动静传过来了。加尼马尔早就到这儿了。他不喜欢让别人插手他要办的案子。”

“这么说，亚森·罗平是准得给抓住啦？”

“那谁能说得准？除了化过装的场合，加尼马尔好像还从没见过亚森·罗平的尊容呢。除非加尼马尔知道他用的化名……”

“哦！”她神情激动地说，口气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女性的好奇心，未免让人听了有点寒心。“我真想亲眼看见他是怎样被捕的！”

“别着急，小姐。亚森·罗平肯定也已经看见他的老对手了。他大概会等到最后那批乘客下船时才跟他们一起出去，到那会儿，老头儿兴许已经有些眼花了。”

旅客开始上岸了。加尼马尔把伞尖撑在地上，两手架在伞柄上，神情冷漠地站在那儿，似乎全然没去注意沿着舷梯挤挤攘攘往外走的人群。但我注意到，有一个警官模样的人站在他身后，不时俯身向他说些什么。

德·拉维尔当侯爵，罗森少校，还有那个意大利人里沃尔塔先生都相继上了岸，接着又是好多别的旅客……猛然间，我一眼看见洛泽纳在走近加尼马尔。

可怜的洛泽纳！看来他倒霉还没倒够哩！

“只怕就是他吧，”奈丽小姐对我说，“……您说呢？”

“我觉得，要是能把加尼马尔和洛泽纳照在一张相片上，那准会

挺有意思的。请您拿好我的相机，我腾不出手来。”

我把相机递给她。可惜迟了一步，已经来不及照下这个镜头了。洛泽纳通过了关卡。那个警官凑在加尼马尔耳边说了些什么，加尼马尔微微耸了耸肩膀，于是洛泽纳就过去了。

可是这么一来，天哪！亚森·罗平又是谁呢？

“就是呀，”奈丽小姐大声说，“亚森·罗平是谁呢？”

船上只剩下二十来人。她逐个地打量着他们，倒像惟恐他不在这群人中间似的。

我对她说：“我们不能再等了。”

她往前走去，我跟在她后面。可是我俩刚走了十步开外，就让加尼马尔拦住了去路。

“嗯，怎么回事？”我大声说道。

“请稍等片刻，先生，莫非您有急事？”

“我得陪这位小姐上岸。”

“请稍等片刻。”他又说一遍，口气更严厉了。

他面对面地端详了我一番，然后逼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：“是亚森·罗平先生吧？”

我哈哈笑了起来。“不，我叫贝尔纳·德·昂德雷契。”

“贝尔纳·德·昂德雷契三年前就死在马其顿了。”

“要是贝尔纳·德·昂德雷契死了，这个世界上当然就不会有这么个人啰。可现在我好端端地在这儿呢。这是我的证件。”

“这些证件都是他的。至于您是怎么把它们弄到手的，这正是我要告诉您的。”

“您准是疯了！亚森·罗平在船上用的名字是R开头的。”

“没错，这是您要的一个花招，是您故意布下的迷魂阵！您干得挺漂亮，伙计。可是这一回活该您栽了。得啦，罗平，输也要输得像条汉子。”

我犹豫了一秒钟。冷不防他朝我一拳打来，打在我的左手前臂上。我痛得叫出声来。他打的是受伤的那条胳膊，这一点在电报里也是故弄了玄虚的。

好吧，是该认输了。我转过身去对着奈丽小姐。她全都听见了，脸色惨白，身子摇摇晃晃的。

她和我相对凝视了片刻，然后低下眼睑，目光落在我交给她的那架柯达相机上。她突然间做了个动作，我觉得，不，我确信她是在这一刹那那间全都明白过来了。没错，就在这里面，就在我趁加尼马尔逮住我以前交给她的这个玩意儿里面。洛泽纳的一万法郎和杰伦德夫人的那些珍宝钻石，就在那几块黑色轧花草围成的小方盒里。

呵！说心里话，在加尼马尔和他的两个助手向我围过来的当口，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刹那，我对一切都无所谓，什么被捕啦，人们的敌意啦，我全都不在乎，惟独一件事我有些牵肠挂肚：我刚才交给她的那个玩意儿，奈丽小姐到底决定如何处置？

要说人家会用它作为物证来指控我，那我可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。但是这件物证，奈丽小姐真会决定交出去吗？

我会被她出卖，会毁在她手里？她会就此跟我反目为仇，对我一点儿不手软，还是会作为一个女人，毕竟难忘这些天来的情意，对我还有些怜悯之心，还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某种宽容来呢？

她从我跟前走过。我对她鞠了一躬，什么话也没说。她夹在其他旅客中间朝舷梯走去，那架柯达相机则一直捧在手上。

我想，她大概是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它交出去。也许再过一会儿，她就会交掉的。

可是她走到舷梯当中的时候，突然装做笨手笨脚的样子，脱手让相机掉进了码头与船肋之间的海水里。

然后，只见她径自往前走去了。

她那美丽的身影消失在人群里，时而重新闪现一下，旋即又不见



了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永远结束了。

我木然不动地站在那儿，一时间，在感到伤心的同时，心头又有一股柔情在荡漾开来。随后我叹了口气，说了这么句使加尼马尔大为惊讶的话：“可惜呵，我到底不是个正人君子……”

以上就是一个冬日夜晚亚森·罗平给我讲的他被捕的故事。我跟他认识相交，起因于一些很偶然的小事情，这些事情我以后会陆续写出来的……

他长得什么样儿？这叫我怎么说呢？就算我一共见过他二十次吧，那么每次出现在我面前的都是一个不同的亚森·罗平……或者说，人还是同一个人，但是放在我面前的是二十面镜子，每一面镜子照出的都是一个不同的亚森·罗平。

他对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。看着镜子里的影像，连我也认不出自己来了。”

自然这是说俏皮话，听上去有些不近常情，可是对于那些跟他当面相逢却不相识的人来说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实话。他的化装易容，实在到了出神入化、令人叫绝的地步。

他又说：“干吗我非得有个固定不变的模样呢？谁要想认出我来，凭我干的活儿不就够了吗？”

接着他不无骄傲地说了一句：“要是大家都没法很有把握地说：‘这就是亚森·罗平’，那不是更好吗？要紧的是人人都能万无一失地说：‘这是亚森·罗平干的。’”

我将要逐篇逐篇写出来的，正是在这些冬日的夜晚，他坐在我那静谧的书房里，给我讲的那些他干过的惊心动魄的事情……